

不明物

魏孝
思孝 著
WEISIXIAO

· 被生活的社会

BUMINGWU 我们变成了什么

BEISHENGHUODESHEHUI WOMENBEI BIANCHENGLE SHE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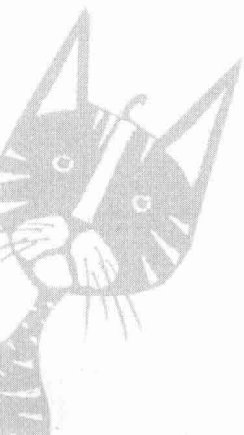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不明物

· 被生活逼到绝境的
女科社的

BUMINGWU 女科社的
被生活逼到绝境的

BEISHENGHUODIESHEHU 女科社的
被生活逼到绝境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明物/魏思孝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500-0019-3

I. ①不…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378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电 话 0791-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E - 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不明物
作 者 魏思孝
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
特约监制 陈 江
策划编辑 区饰飞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0019-3

赣版权登字—05—2010—9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P1 第一章 遗失身份证的青年

马学病“写”诗是为了在诗歌论坛上勾引那些热爱诗歌的小女孩，当时他的女朋友张迪正在外地上大学，相隔几千里，接个吻都需要坐一两天的火车。令马学病没想到的是，小女孩没上钩我却上钩了。 / 001

P2 第二章 她悲伤地躺在你床上

我一直生活在后悔的状态中，每分每秒都在后悔，我总觉得前一秒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接下来就不是现在的样子，我觉得生活完全有可能会更好，也许现状太糟了。 / 027

P3 第三章 余小烟的一块身体

人活着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应该给自己的人生制订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起努力生个孩子，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 053



不明物

• 李洪强手稿
BUNINGWU 不明物
BEIYANGKONGSHIYU WANGHUIBIANJIANGLI SHENG

P4 第四章 看守所之旅

世界上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现在这个社会最无奈的就是走投无路，现在我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事情要抓紧呀，在内部的一些事情上，我们的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 075

P5 第五章 突如其来的爱情故事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因素让张迪和杨文茵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我不能相信两个陌生人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一起。我猜想一定是杨文茵或张迪的某句话某个动作或者某个神情及其他吸引住了对方，让双方沉迷于此，引起共鸣。 / 093

P6 第六章 一起共享死亡的人

坐在车上我们都没再怎么说话，大家情绪低落。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意外和不顺利，先是在山区迷路，接着是轮胎坏了然后车没汽油，现在又被两个穿制服自称国家公务人员的家伙栽赃陷害。 / 111

P7 第七章 成本效益分析

我和余小烟好说歹说地希望马学病不要因为李汝南的死和自己有关产生了负罪感沉浸在悲痛之中无法释怀，能尽早地解脱出来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重新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劈荆斩棘做一个不畏艰难的新青年。 / 145

P8 第八章 夏末秋初的北方

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这里的我们包括，我、杨文韶、马学病。我们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坐吃山空之后我们就有些食不果腹了，我们开始尽量地减少开支。 / 161

P9 第九章 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寻人启事

姓名，马学病，男，22岁，一米七五左右，长发，此前租我的房子居住，故意拖欠水费五千元逃跑，性质恶劣，希望广大有正义感的市民看到此人将其抓获，必有重金感谢。 / 185



不明物

• 女性的左手被

BUMINGWU 不明物系列书籍
BEI SHENGLI ZHUYAN | WOMEN DE BAWO BENG LEI SHOU B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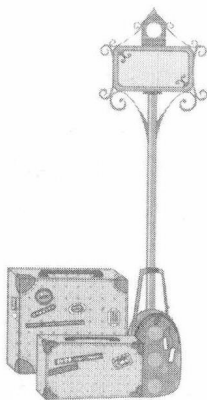
P10 第十章 文青的心是躁动的

之前我们的人生主题是爱情，现在我们从爱情的伤害中走出来，要做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在生存受到严峻挑战，没满足温饱之前，淫欲被食欲彻底地压制住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使淫欲战胜食欲。 / 203

P11 第十一章 按兵不动

我们开始怀念起与艺术为伴的日子，虽然寄人篱下，食不果腹，可人有时候自始至终追求的就是一种境界。现在我们的人生境界变成了静寂，所作所为再也得不到任何的反馈，这样的无声无息让我们觉得索然无味。 / 217

后 记 / 236



第一章 遗失身份证的青年

马学病“写”诗是为了在诗歌论坛上勾引那些热爱诗歌的小女孩，当时他的女朋友张迪正在外地上大学，相隔几千里，接个吻都需要坐一两天的火车。令马学病没想到的是，小女孩没上钩我却上钩了。

不明物

● 冷林阴里生藤

BLAININGWU 不明物 冷林阴里生藤
BEISHENGFUJIEFUYU WOMENJIEBANDUOJIE SHENGE

事到如今，有些事情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半年前，有个女人曾经想要杀死我，结果我没死，那女人也没死。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的事情，死不是最重要的。在遇见我之前，她也自杀过，但没成功。遇到我之后她没有再想过死，而是要将我杀死。这个女人叫李雅婷。

我和李雅婷的事情有些是真实存在过，有些是我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添枝加叶。其实也无关紧要，这就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本来已经是如此，你再多加些枝条和青叶向别人描述这棵树也无伤大雅。所谓九牛一毛，没人会在意多了一根毛还是少了一根毛。

我对马学病添枝加叶讲故事的原因是我对马学病还没知根知底，不知道其为人如何，和李雅婷发生的事情涉及了我的一些隐私，其中一些情节是我一生中都不愿再提及的。把这些讲述给一个还不足信任的人，好比将自己的把柄交给了这个人。但我也不能选择在马学病面前对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我来这个小县城投奔马学病，首先要取得他的信任，不然自己人生地不熟，容易出问题。可话又说回来，既然我对马学病还不信任，又为什么来投奔他呢？众所周知，走投无路需要投奔他人的时候，当然要选择一个人可以信赖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的投奔并不是说要在一个地方继续生存，而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



在我的心目中，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并不重要，生存的环境才是首位。之前发生的事情让我亟待换个环境，从我来投奔马学病这一点就能知晓。

我和马学病是在诗歌论坛上认识的，马学病是个非常活跃的诗人。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马学病诗写得如何，而是马学病对于诗歌的态度，他每天几乎要写二十几首诗歌。这些诗我读过几首但没什么深刻的印象，我所关注的是马学病本人，我认为这一定是个非常有诗意的人，不然怎么会每天生产出这么多的诗。这只有两种解释：一，马学病是个天才；二，这些诗都不是马学病写的。

事实证明是后者，那些诗歌都是马学病从各大诗歌论坛上复制后再署上自己名字的。我刚开始并不知道，当然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话也会去投奔他。马学病的行径败露之后，我恍然大悟。我对马学病说：“怪不得你诗歌的风格那么难以捉摸，一会儿古典浪漫，一会儿朦胧派，一会儿废话。”

马学病说：“沽名钓誉。”

“你这样做是什么目的呀？”

“传播诗歌文化，陶冶网民的情操。”

“放屁！”我说，“老实交代，不然我在各大诗歌论坛上揭发你。”

这时候的马学病在诗歌界已经小有名气了，甚至有几个文学评论家把他誉为这个时代最有潜质的青年诗人。马学病一听我要揭发自己只好如实交代。

“说归说，但你不能揭发我。”马学病说，“我混到现在这个程度也不容易。”

“我看你挺容易的，只要会复制和粘贴就成。”

“可我也没日没夜地阅读诗歌了，有本事你他妈的读读试试，不疯掉才怪。”

马学病“写”诗是为了在诗歌论坛上勾引那些热爱诗歌的小女孩，当时他的女朋友张迪正在外地上大学，相隔几千里，接个

吻都需要坐一两天的火车，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令马学病没想到的是，小女孩没上钩我却上钩了。后来终于有个女性诗歌爱好者中了马学病的圈套，千里迢迢来找他，可惜阴差阳错这个女的最终上了别人的床。

所以当我说要来投奔的时候，马学病有点不情愿，他心想一个大老爷们儿来投奔我，难不成这个人是同性恋？事后证明，我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还有点性无能，当然这是后话。

当我去找马学病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熟悉，对彼此的了解或许还没有身份证上的资料全面。面对马学病，我首先要做出一种姿态，对他无条件信任的姿态。只有这样他才会同样相信我，把我当成自己人。在这个县城里，我孤身一人，需要一个自己人，我把这个机会首先给了马学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看马学病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至于我为什么来这个小县城，大家看完下面的文字就会有大概的了解。可是因为马学病的存在，大家也不要太信以为真。

我是在晚上碰到李雅婷的。冬天的晚上，我和张除非在公司宿舍觉得没事可做想出来喝点酒。出来之后，张除非说喝酒有害身体健康，便改成了跑步健身。我们顺着市区的一条护城河开始跑步，张除非跑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天上没有月亮，河边也没有路灯。我们在河道上跑着，看到河里面黑乎乎的一片。如果有点亮光的话，河里的水应该是泛着光亮的。

我在后面跑不是因为我跑不过张除非，而是因为我对路径十分不熟悉，怕不小心掉进河里去。虽然河水很浅，掉进去也不会致命，但河里都是四周居民的生活废水，污秽不堪，掉进河里就跟掉进下水道里一样，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河道很长，但我们跑步的这条直线河道大约只有两千米，没有弯道。跑着跑着，西边紧挨河道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居民区。在一个亮着灯的门口，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正牵着狗散步。张除非经过那个女人的时候，脚步放缓，眼睛盯着她看了看，停下来试探性地问：“是李雅婷吗？”



女人停下脚步回头说了句：“啊？”

“真是你呀。”张除非的身体放松了一下，说，“刚才看着有点像你。”

“是张除非呀。”女人的身体没有动，口气也没多少变化。

张除非热情地说：“这么晚还出来，你不害怕呀？”

女人笑了笑，没说话。

“你在这附近住吗？”

女人指着旁边的小区说：“就在这里面。”

“你还在之前的地方上班？”

“是呀。”

“你养了条狗呀？”

“是呀。”

“这狗真好看。”张除非客套地说。

“哈哈。”女人应付地笑了笑。

“那我先走了，保持联络。”张除非打完招呼向我走来。

我说：“你这人真虚伪，天这么黑，你看清楚那狗了吗？”

“随便一说嘛。”

“这女人是谁呀？”

“以前公司的同事，还真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我还以为她早死了呢。”

“你怎么这么咒人家？”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她……”张除非欲言又止。

我说：“你继续说呀。”

张除非含糊其辞地说：“你说背后议论别人的隐私好吗？”

“那要看和谁谈论了。如果是向保守秘密比较有素质的人说倒没什么关系，如果是向一个喜欢八卦的人说就不太好了，很容易引起满城风雨。”

“哦。”张除非闭嘴不再说话。

“说话呀。”我说，“你还没和我讲你那女同事的事情呢？”

“按照你的意见，我不能和你说。”

不明物

● 李洪宇手记
BUNINGWU 不明物
BEIYANGYUZHONGGUO WENXUE BIANQIANGENGE SHENG

“什么意思。”我问，“我是那种爱讲闲话的人吗？”

“是。”张除非看着我肯定地说。

从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牵狗的女人》的诗来说，我当时是被李雅婷这个女人吸引住了。但我还不是很确定是李雅婷本身吸引住自己，还是我听到张除非讲了那些有关她的事才被吸引。有些人的经历比她本人更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还有可能是当时的那种情景更让我沉迷。冬天的深夜，河边的小路，一个长发、瘦高的女人牵着一只狗，脚步安然地走在路上。

这一切都有些诗意，还有我根本没有看清这个女人的长相，因为她完全在黑暗里，这无疑为我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我那时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任何女人。大学毕业和女友分道扬镳之后，我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拥有过女人的身体。当然这一点张除非是体会不到的，作为一个比我年长四岁的正常男性来讲，他还是个纯粹的处男。

我从张除非嘴里得到的李雅婷的个人资料是这样的：女，汉族，二十六岁，中文系本科毕业，在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做文科编辑，有自杀经历，此前有个男朋友。

这里面有几条信息是值得我注意的：一，中文系毕业，文科编辑。这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一致的，也算同行。二，此前有男友。至于有自杀经历，我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妥。谁都有对生活厌倦的时候，我也有过轻生的念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张除非还说她好像也是文学青年，平时写点文章什么的，但可没我那样，写黄色诗歌，诗里面都是什么阴茎、乳房之类的。

我说：“什么黄色诗歌，那是先锋诗歌好不好？”我又问：“她真是文学青年？”

张除非说：“好像以前听她说过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之类的。”

“这么厉害呀。”我心里有些失落，毕竟当时的我还没发表过什么文章。

张除非继续说：“李雅婷之前有个男朋友，也是以前工作单



位的同事。那男的是老总的侄子，他们好过一段时间，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分手了。我也只是听说，你可别当真。”他强调说。

“我明白。”

“那男的在和李雅婷交往的同时还和其他女的有过关系，后来被她抓奸在床。”

“这么激烈呀。”

张除非说：“还不止这样呢，说来挺荒唐的。她以为自己是捉奸在床，在床上的那女的可不这样认为，她认为李雅婷是在干扰自己的正常性生活。因为床上的那女的和那男的是合法的夫妻，李雅婷这么一闹自己倒成第三者了。你说一个女人面对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打不开局面的。先是自己的男朋友（她自认为是，其实不是）背着自己出轨了，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第三者。这样一来，脸皮厚的女人倒没什么，像她这样一个自视清高的人能不自杀吗？”

“怎样自杀的？”

“这就不太好说了，好像各种方式都尝试过吧，割腕、喝安眠药之类的，不过都没成功。割腕而未死是她觉得疼痛难忍自己去医院了，喝安眠药而未死是因为吃得太少了，剂量不够。”

我说：“说说那男的吧。”

“有什么好说的，人品和你差不多。”张除非说，“有一次他心情不好，骑摩托车载着我去喝酒，就在市区的公路上横冲直撞。他妈的这个浑蛋时速开一百多，还专闯红灯，我让他小心点注意安全，他说没事的，死了算了。”张除非气愤地说，“他妈的，他想死自己开车去死呀，我还坐在车上呢，想让我给他陪葬呀？”

我们的公司宿舍在市委大院里面，这天晚上走的是市委大院的正门，而没有走后面的小门。半夜走正门的话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仅有腰上别着枪套的哨兵站在门边严肃地盯着你，看门的保安还要让你出示证件。

每次半夜被检查了证件之后，我都会抱怨地说：“这样的检

不明物

◆ 张除非手记
BLANINGMU 办公室后楼小门
BEISONGQIODESHU WANGKEREJIANQIANG SHENKE

查有个屁用，真想犯罪的话完全可以白天潜入（白天不检查证件）半夜再行动。”

“这都是形象工程嘛。”

我继续说：“小门也没人管，也可以从那里进的。”

“那你为什么还三番五次地半夜从正门走？”

“我是看不顺眼他们的这种行为，累死他们这帮浑蛋，让他们检查证件。”

“那你就怕自己麻烦吗？”张除非质问说。

“这有什么，”我说，“面对这种社会不正常的现象，就要采取行动，牺牲自身的利益又有什么好可惜的。”

如果你生活在市委大院里，你就会发现，走大门和走小门所见到的风景是截然不同的。走大门，经过保安人员的盘查之后，你会先看到市委的办公楼。一幢五层的灰色小楼，楼的两侧爬满了碧绿的爬山虎。当然这是夏天的景象。现在是冬天，借着明亮的路灯，你会隐约看到杂乱的灰色藤蔓贴在楼体上。顺着东侧的路走会看到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枝干粗壮，办公楼后面是个花园，里面的植物常年翠绿。这里面的灌木植物，我只认识冬青，张除非也是如此。

如果走小门，你要先从市委大院外面的小路上绕到后面，这个小门整夜不关闭也没人看守。进了小门是一条水泥路，一到半夜，路上停满了各类的汽车。每次从小门走，张除非心情都不好。看着门类繁杂的汽车，他能熟练地讲出各自的品种，比如，奔驰、宝马、奥迪、马自达、皇冠、别克等。

当张除非指着车这样对我说的时侯，我都会很吃惊地说：“你真厉害，认识这么多车。”

“这有什么呀，有车开的人才厉害呢。”

汽车是张除非半夜不怕麻烦陪我从大门走的原因，虽然被人检查证件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总比从小门走看到这么多汽车来得舒服。看到汽车让张除非心里很不舒服，可是看到保安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会想，虽然我混得惨，也没有车开，但起码比你



们这些保安强。查证件就查证件吧，反正最后我还是会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浪费点时间算什么，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在趾高气扬的情绪下，我和张除非顺利地进了市委大院，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保安恶毒的眼神。我们很清楚自己已经上了这些保安的黑名单，可这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你随身携带着身份证，他们也是拿你毫无办法的。我有个感觉，好像自己是技艺高超的江洋大盗，在这些保安面前旁若无人地出入自由。

公司租了市委的一套房子，三室一厅，张除非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这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没有睡觉，我想让张除非多讲一些关于他前同事李雅婷的事情，张除非说没什么好讲的了，他和她也只是普通的朋友，该讲的都讲了。

我说：“你再认真想一下，肯定还有什么细节遗漏了。”

“你怎么这么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呢？”

我从床上爬起来说：“老张，这样讲吧，看到李雅婷的第一眼，我觉得我和她之间肯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张除非说：“行了吧，你觉得跟任何女的都会发生关系。”

“别笑，我是认真的。”我扳着指头说，“你看，第一，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第二，我们是同行。虽然同行是冤家吧，但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呢；第三，这么巧就碰上了，最重要的是我是男的她是女的。”

张除非笑而不答。

我继续说：“你不会对她也有想法吧？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我退出，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和你争的。但要是你对她没什么兴趣还不给我介绍的话，那你这人就太没意思了，不够哥们儿。”

张除非笑着说：“我看这样吧，咱们做个交换，我可以给你讲李雅婷的个人隐私，你也给我讲讲你的个人隐私。”

“我没让你说隐私。”我说，“我让你帮我介绍李雅婷认识。”

“这不着急。”张除非说，“等我讲完她的隐私你再考虑要不要让我帮忙介绍你们认识。”

“可我没什么隐私可以讲呀。”我说，“我的事情你都知

道的。”

“就讲一下你和之前的女朋友上床的事情吧。”张除非笑着说，“讲一下个人的感受。”

我无奈地说：“你这么喜欢听别人的隐私呀，再说这有什么好讲的，男女床第之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总该看过毛片的，就那么回事。”

“讲一下感觉嘛。”

“这样说吧，你把你的手指放进你的鼻孔里，你的手指是什么感觉，那就是什么感觉了。”

“这能相提并论吗？”

“大致雷同。”

“算了，不说算了。”张除非用被子蒙住头说，“我也不和你讲了。”

我没办法还是讲了，“我十九岁生日那天，我们一起去旅馆开房间。洗完澡之后，我们躺在床上先开始接吻，脱光衣服后我想进入她的身体，她问我有没有避孕套，我说没有，然后她就让我出去买，之后我就出去买了，然后我们就很顺利地进行了身体上的交流。”

“就这样？”

“是这样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当时张除非已经二十五岁了，但还冰清玉洁的，这并不是他洁身自好的结果。之前，他交往过两个女朋友，但都没有发展到上床的那种地步。张除非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我对这些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两个女的我都没见过，不排除他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细算起来，张除非和我才认识几个月的时间，我大学毕业之后找了三个月才好不容易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张除非在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三年，我实习工资是七百多，张除非的工资是一千多。我的工资虽然比张除非的少，但也没觉得钱少，因为刚毕